

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跋（三）

钱仲联 辑录

二十一、记说无垢称经后

经言释迦如来隐覆无量尊贵，为欲度此下劣人故，是故现此杂秽土耳。寒夜读此，憬然悲悟。老、庄不得已而示现真人，荀、董不得已而示现令相，武侯不得已而示现刑名，谢安石不得已而示现清谈，李卫公不得已而示现会昌，司马温公不得已而示现元祐，皆所谓杂秽土者邪？

以世俗论之，道家为虚诞，儒者为迂阔，刑名为杂霸，清谈为废务，会昌、元祐均不免于朋党，其有伤诸公尊贵多矣。非道家无以启文、景之治绩，非荀、董无以启汉武之崇儒，非武侯无以知乱国可治，非安石无以知弱国可强，非卫公不知长庆、开成之养痍，非温公不知熙宁之召乱，其所度不亦昭昭在世邪？然而老子犹龙，独我孔子称之；武侯不死，礼乐可兴，独王通言之；温公为内圣外王之学，朱子虽推崇，后世卒未尽信也。大悲度世，难哉！抑隐覆者菩萨本愿，法身无相，常寂光中，固非肉眼所能见夫。

二十二、书止观科节后

此书在日本《续藏经》，题曰唐法藏撰。据卷后大中年间日本僧记也。书中引道邃和尚说，兼多释《辅行记》义。贤首卒于先天元年，荆溪生景云二年，时方二岁，《辅行记》书，安得见

之。道邃大历中从学荆溪，更在其后，不必论矣。窃意此为日本僧从道邃之徒问而记之者，题大中年记一行是一人，《义海》是法藏所作两行后，署永仁六年者另是一人。永仁六年当吾华元大德二年，其人去唐远矣。即明言书是贤首作，尚不足据，况仅言《义海》是法藏作，并未言此书是贤首作邪。作者不可知，但可题唐大中年间人撰耳。

二十三、书悉曇字记后

此书分章十八，《同文韵统》，《天竺字源》，分谱十二，纲骨大同，而运用别异。则《韵统》传自西番阿努，阿努传自中天，而《悉曇》是智广受之般若菩提，传自南天故也。《韵统》第一谱与此十八章之初章同，其第二、三、四、五章，以祇耶啰撍缚合于初章诸字之下，祇耶即遍口音十字中第一耶字，则此四章，即《韵统》所谓翻切三十三字，各系以鸦喇拉斡者，《韵统》合为一，此分为四，其别异者一。第六章以么字合诸字下，《韵统》所无，别异者二。第七章以曩字合诸字之下，即《韵统》配（焉因）之第十一谱，配（阳英）之第十二韵，《韵统》分二，此合在一章，别异者三。此书之例，初七章为一界，次七章为一界，后三章为一界，《韵统》无此例，别异者四。第八章至第十四章，各以啰字加前七章诸字之上，即《韵统》第六谱，三十四字上各加喇字，《韵统》谱一，此书章七，别异者五。第十五章以迦遮吒多波等句末之第五字，各加于当句前四字之上，与《韵统》第四谱同，而以初句末字加末耶等九字之上。所谓异章者，《韵统》无之，别异者六。自十六至十八章，与《韵统》无相当之谱，而释《字记》者，诸家之说，亦复参差，有可和会者，有不可和会者，则别异者七也。此运用之因地异者也。其《悉曇》十二字，与《韵统》十六字相准，二阿二伊同，二瓠当二乌，二藹当二厄，二奥当二鄂，短暗即昂字，痾即阿斯字，

《韵统》之唎唎伊利利伊，当《悉昙》除去之纒里纒梨里梨四界畔字，亦即《文殊问》之唱唱力𑖀，《金刚顶》之哩梨力卢也。此韵字之异而不异者。遍口声十字，除滥字外，余与《韵统》翻切后九字次叙皆同。《文殊问》、《金刚顶》亦无滥字，则亦异而不异者。此纲骨之不以地异之说也。中天杂龙宫文，音读本与南天有异。西番接近北天，或且杂喜多迦文，亦未可定。观其会通，将在达者乎？

《景祐天竺字源》分十二番，其条例较智广简整，说亦分明。第一番至第六番，与此第一章至第六章全同。第七番倪，八番拏，九番那，即此第七章曩而分为三番。第十番罗字，即此第八章至十四章啰字，合七为一，与《韵统》同。第十一番以末五字加前，与此第十五章同。其第十二番以萨设沙萨加诸字上，于此诸章无相当者，而与《韵统》第五以拉沙卡萨四字加诸字上运用略同。《景祐》为中天音，其与西番所传天竺音韵同祖乎？

《景祐》说纒里四文之除去，谓准天竺声明，《字源》此四声已在第三第四声中收讫。又向下生字别无装戴去处，所以不用，又以耶罗以下九字为融转喉舌音，以五类末字属鼻音呼，皆学说之准绳，学者所当信守。其十二番外，别有一类上下装二罗字，则《悉昙》、《韵统》两系皆无，而惟净亦谓经典所罕用，故不列番。亦可见天竺字说解多途，蕃变异致矣。然则《悉昙》梵字，从上言之，有魔醯首罗龙猛龙宫释迦大日之异，从后言之，有中天北天南天胡地之殊，古之异者，为婆蓝摩为喜多迦，今之异者，为散斯克为巴利。根本殊而枝叶益分，理固难以画一。抑声音之理，常有其不齐者溢于所齐之外，各国皆然。则夫《字记》后三章，《韵统》第七第八第九第十诸谱，《景祐》十二番外之余番，理董之功，固犹有待或无待耶？

二十四、跋鱼玄机诗集

玄机从冠帔于咸宜观。考《长安志》，朱雀街东第三街亲仁坊西南隅咸宜女冠观，睿宗在藩之邸，明皇升极于此。开元置昭成、肃明二皇后庙，谓之仪神庙。二后迁祔为肃明观。宝应元年，咸宜公主入道换名焉。以《唐书·公主传》核之，咸宜公主为明皇二十一女，武惠妃所生。史不言其入道，自是阙文。而《宋高僧传·金刚智传》中，有明皇所爱第二十五公主久病不救，移卧于咸宜外馆，智以密呪追魂事，事在天宝中，则院之立名，不始宝应也。（二十五公主为太华公主，与咸宜同为武惠妃生。）

《南部新书》戊：“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，小者在青龙，其次在荐福、永寿，尼讲盛于高唐，名德聚之安国，士大夫之家入道多在咸宜。”然则咸宜固玄坛中赫赫者，既多衣冠眷属，复接禁籞风声，玄机多与朝官进士酬唱，又暱飞卿，宜为都人指目。温璋酷吏，戮以立名，可哀也已。

《长安志》无高唐尼寺，高唐亦不似尼寺之名。检慈恩寺下，会昌六年诏书，崇敬尼寺改为唐昌寺，法云尼寺改为唐安寺，万善尼寺改为延唐寺，三寺名皆有唐字，未知高唐何者误也？（会昌毁佛，大中抑道，其不敢废道者，以玄玄为圣祖耳。《唐语林》七：“宣宗微行，至德观有女道士盛服浓妆者。归宫立召左街功德使，令尽逐去，别选男子住持其观。”）

二十五、跋投笔集

蒙叟《投笔集》二卷，凡诗一百八首，题为《后秋兴用杜韵》者十三叠一百四首，自题前后四首。前二叠国姓攻金陵时作，后七叠皆为永明王作，中间三、四、五叠作于国姓兵败后，情词隐约，似身在事中者。其书晚出，流布市井，士大夫不乐

观，疑近人伪造。然以选词用事察之，诚是叟笔，非他人所能为也。

明季固多奇女子，沈云英、毕著、武烈久著闻于世。黔有丁国祥，皖有黄夫人，浙海有阮姑娘，其事其人，皆卓犖可传。而黄、阮二人，皆与柳如是通声气，蒙叟通海，盖若柳主之者，异哉！

黄夫人见《广阳杂记》，余别有考。阮姑娘见《劫灰录》云：“甲午正月，张名振兵至京口，参将阮姑娘歿于阵。”此第三叠“娘子绣旗营垒倒”注云：“张定西谓阮姑娘，吾当使汝抱刀侍柳夫人，阮喜而受命。舟山之役，中流矢而殒，惜哉！”京口、舟山，歿地不同，当以诗为得实。阮之官为参将，正与沈云英官游击同，其称曰姑娘，盖女子未嫁者，亦与沈、毕同。张定西与荡湖伯阮进合兵，姑娘其荡湖家属与？

诗又云：“破除服珥装罗汉。”注云：“姚神武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，内子尽橐以资之，始成一军。”又云：“将军铁稍鼓音违。”注云：“乙未八月，神武血战死崇明城下。”考徐氏《小腆纪年》：“顺治癸巳三月，明定西侯张名振以朱成功之师入长江，破京口，截长江。驻崇明平原将军姚志倬、诚意伯刘孔昭以众来依。甲午正月，名振复以朱成功之师入长江，祭孝陵。败于崇明，仁武伯平原将军姚志倬战死。”注神武即仁武音譌。当时以姚、刘归张，壮张军势。而姚军藉柳如是橐资以成，如是所经营，不可谓小，定西欲令阮姑娘侍之，宜也。

二十六、书龚定庵文集后

才非盛世之所有也，盛世之民，浑浑淳淳而已，中声以为言，中制以为行，中气以为养，无过听之声，固无荡心者以发其声也，无眩视之色，固无有耀神者以发其色也。才之兴，其于中古乎？智与愚角，智又与智角，尤智者又与群智角，其间有通天

人，齐古今之智者出，则又与尤智者角，尤智者或抑首喙气，不敢与角焉。于是才之量成，而才之事亦极。其声非寻常之声也，其色非寻常之色也，其回薄激宕，江海不足以为深，山岳不足以为高，群天下魁儒、硕学、长德、伟人、大豪、大姦邪、大盗、大猾，震之、骇之、颂之、赞之、揜弃之、绝之，而其幽灵殊异之心，疏通知远，体物无遗之智，如电入物，如水注地，积微造微，泯然藏密，不可思议。

呜呼！古之狂者与？狂者不知□声之□□如此否也。其亦所谓狷者与？其于世道，不为有补，亦不与无益之秕言比。圣人不可作矣，斯人之才，吾不知居古者何等也。独其受之吾心，若有充然满志者。爰题其后，以讯世之知言者，以为定庵之才，数百年所仅有也。

二十七、汉孟广碑跋

碑于光绪二十七年谢崇基访得于昭通府南，遂为滇南石刻中最古者。然碑上截已折，题额不可见，文前又无题目，今据第一行“丙申月建临卯，严道君之胄孙武阳令之子孟广宗平，”（原注：下阙）。题为《孟广碑》。或有称《孟瑄碑》者，以第三行首有“改名曰瑄，字孝琚”字也。然瑄字细审非瑄字，或瑄或璇或琬变体不可知，当觅精拓本再辨之。

孟氏与爨氏，当汉、魏间，并为犍为属国，诸夷大姓。常氏《华阳国志》所谓诸葛亮分青羌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，置五部都尉，号五子，南人号四姓五子者也。亮取爨习、孟琰、孟获为官属，孟琰官至辅汉将军，获官至御史中丞。琰名从玉旁，得非瑄之兄弟，亦武阳君子邪？

建安二十一年丙申，其时为先主初克刘璋之日，次后丙申，为晋武帝咸宁二年，则蜀亡后南中内属，分并州部，夷俗忿恚之时。碑辞但述怀抱之悲，殊无丧乱之感，似非此二期文字。若推

上至建安前之丙申，为汉桓帝永寿二年，正常氏所谓诸郡安宁五十余年期内，碑文亦绝似东汉，颇疑此丙申是永寿丙申也。武阳君在官而丧其子，其文语气，似即主簿等所为。主簿李愔，□记李景，盖即常氏所称武阳大姓三杨五李者邪？

孟氏在南中，自汉迄至隋、唐，与爨并峙。至开元中，爨归王袭杀孟骅、孟启，见樊绰《蛮书》。尔后孟氏遂不复见。或疑今丽江木氏，乃是其后，未可知矣。孟氏贯朱提，获又称建宁，则其郡望也。

二十八、书白石神君碑后

道家之说，本自巫风。此碑务成神君李女神孺（辑者按：《曝书亭集》引作“砖”）。石神璧神君诸称，诞妄不经。而皆输义钱以助营宇，数皆大万，与他碑以百计者绝殊，祭酒之富实可知。《封禅书》：“郡县远方神祠者，民各自奉祠，（辑者按：《封禅书》作“各自财以祠。”）不领于天子祝官。”又云：“民里社各以私财祠。”祭酒者，民间巫祝之首。民间私财，斯五斗米之造端与？

自秦、汉之间，巫风极盛，史所记梁巫、晋巫，秦巫、荆巫、九天巫、河巫、南山巫之属，名数猥多，而皆诋诡。南山巫为山巫，南山秦中。皋山君、武夷君，皆山君。神君之称，亦始汉武时，有长陵神君、上郡神君，因巫为言，上使人受而书之，命之曰书法碑。后主簿程疵，传白石将军教，所谓因巫以言者与？依南山巫例，则程疵白山巫也。法食亦道家言，当与书法之法同义。

道书自寇谦之、陶宏景以还，造作张施，依情增数。然谦之止于嵩岳，贞白侈列江南，所谓□□名山七十二福地者，远及交、广、滇、黔，燕、赵诸山，自常山外，他无所取，九山之名阙焉。如史之九臣十四臣，不复可知。燕、齐海上迂怪之说，亡不可考久矣。《魏书·地形志》高阳郡高阳有郝神，永宁有班姬

神、石涧（辑者按：宋蜀大字本《魏书》作“石兰”）神，章武郡平舒有城头神、黑城神，文安有广陵赵君神，钜鹿郡西经有三女神，北平郡蒲阴有赤泉神。其名称与此碑相类，河北小鬼神之厓略可见者也。

二十九、魏李璧墓志跋

魏李璧墓志，光绪末年出土景州，今在山东金石保存所中。书法峭劲，极似张神图，而兼有司马景和之纵逸，习北魏楷法所当肄业及之者也。

璧于《魏书》无考，而志文详雅，疏璧敷历，则皆于史有征。曰“中军将军彭城王翼，陪鸾驾，振旆荆南，召君为皇子掾”者，《孝文纪》：太和二十二年，车驾幸新野，大破崔慧景、萧衍，观兵襄、沔，振旅而还。《彭城王勰传》：从征河北，除使持节、中军大将军、开府。《官氏志》太和职令：皇子咨议参军事从第四品，司空、皇子之开府掾属从第五品，司空、皇子录事参军事第六品上阶。璧以皇子掾参竿戎旅，其以第五品官兼领第六品上阶职与？府□除司空掾，官品相当，盖由王官转朝官矣。曰“高阳王出镇冀岳，除皇子别驾，兼护清河、勃海、长乐三郡”者，《高阳王雍传》：“世宗初，迁使持节都督冀、相、瀛三州诸军事，征北大将军、开府、冀州刺史”是其事。《官氏志》有皇子司马，无皇子别驾，皇子司马第四品上阶，别驾司马，资叙相当。或府有司马者无别驾，有别驾者无司马与？志无别驾，此可补其阙也。兼护三郡，盖督护三郡军事。曰“京兆作蕃海服，问鼎冀州”者，指永平元年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据州叛，李平讨平之事，纪传皆称假尚书李平镇北将军行冀州事以讨愉，此称镇东，疑亦史误也。曰“妖贼大乘，势连海右，州牧萧王，心危悬旆，闻君在郡，人情敬忌，召拜抚军长史，加镇远将军”者，《孝明纪》延昌四年“六月，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，杀阜城令，自称

大乘。”萧王者，萧宝夤也。传称“迁抚军将军冀州刺史，大乘贼起，频为所破。”心危悬旒，情事相符。镇远将军第四品，于璧原资，亦相当也。曰“太傅清河王外膺上台，内荷遗辅，势倾朝野，妙简才贤，召君太尉府咨议参军”者，《清河王怿传》：延昌四年，怿进位太傅，领太尉。“灵太后以怿肃宗懿叔，德先具瞻，委以朝政，事拟周、霍。怿竭力匡辅，以天下为己任。”璧膺府辟，当时盖极为荣。然怿为义腾所制，志不得行，卒被其祸，事在正光元年，则璧卒后才一年耳。有希逸广陵之美，无元长竟陵之累。璧终身曳裾王门，智足以自全，才足以有立，其人有足多者。史不为传，殆其位未显达故邪？

志最先叙孝文求书南齐事，备见《王融传》中。传言“融议不行”，志言“远服君风，遥深縹緲，启称在朝，宜借副书”，璧且有境外之交。名闻南朝，而不能邀魏收一简。金石补史，讵可少哉。

三十、东魏廉富造天宫像碑跋

碑为洛阳新出土者，顾鼎梅君寄赠，从前未见著录也。碑画佛自忉利下降故事，大梵天侍右，帝释侍左，诸天合掌，次列于大梵、帝释左右。此像在劫比他国，事具法显传、玄奘记，今印度石刻，尚有照本。此碑画法，与照本大致略同，甚有矩矱也。

文似缙流之笔，义丰而辞拙。字多别体，如双林之双作𠂔，虽字作𠂔，幻字作𠂔，龙字作𠂔，非草非真，体殊奇诡。而文中仍有双字、虽字，不知其忽正忽别何意也。第七行“趺𡵓稟气”，趺𡵓二字，以文义推之，当是含灵稟气。据《集韵》，灵字别体或作𡵓，上字颇相似，而下字绝不似含，（原金校云：“两异字，拟为含灵，是上字为含，下字为灵，乃云‘上字似灵，下字绝不似含’，未喻其旨。”）不可揣议矣。“可谓灵就迂晖”，灵就即灵鹫，可字脱落，作小字添入上下二字之间，此例亦少见。额参隶篆，月作𠂔，日作⊙。

〔待续〕